

印度：为什么成为强国？

克里斯托夫·贾弗莱洛

印度渐渐地以其新兴强国的新装而出现在世人面前。关于强国的概念是千变万化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今天的印度大概是想审查一下有关强国的所有标准：战略军事的，经济的，人口的，甚至包括文化和政治上的。印度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都明确地表现出强国的特征，那是因为印度有着十分纯熟的唯意志论的艺术。印度希望成为强国，以在地区占上风，以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国宫廷”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印度想拿这个强国的地位来干什么呢？印度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如果在印度提出这些问题，你得到的往往是令人感到沉闷的缄默，对于热爱“现实政治”（*realpolitik*）和民族主义的印度精英来说，回答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印度势力的特征

地缘战略和军事打击力量

在战略和军事层面上，激励着印度的强国意愿的，当然是1998年5月的核试验。这一姿态使印度升高到事实上的，或者权利上的核国家的地位。八年之后，我们很容易衡量印度所走过的路，因为今天的新德里在国际上的地位比从前高得多了，虽然印度所拥有的核弹头数量大概不足一百颗。

但是，印度的军队有一百三十五万人，这支军队的现代化步伐并不停止于这区区的一百颗核弹头。从预算的角度来看，1994年以来，军事预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三。而三年以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国防开支主要用于为海军配备六艘法国制造的潜艇（les *Scorpènes*）以及一艘目前正在现代化改造当中的俄国制造的航空母舰。印度还为野心非常大的导弹计划投了巨资：射程为一百五十至两百公里的Prithvi型导弹和射程为两千公里的Agni 2型导弹现在已经部署。不久将部署的还有射程为三千公里的Agni 3型。另外，印度还向以色列购置了最为尖端的Phalcon雷达系统，不久将装备俄国制造的伊柳辛飞机。

因此，新德里将在短时期内拥有一支远程打击力量和一系列能够带核弹头的运载工具，当然印度的米格飞机，Sukhoi飞机和幻影飞机也都可以携带核弹头。有了这样的装备，印度可以自称是印度洋上的宪兵，让亚洲的对手对它心怀恐惧，比如巴基斯坦，也包括中国。这一潜在的作用使美国很放心地认为，印度可以成为美国在亚洲寻找的对中国的抑制力量。

新兴的国家和“高技术”的巨人

由于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加速，使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于2002年超过了俄国，从而在财政上有了重大的赢余，所以才能够装备这一新的进攻性的装备。从1950年到1980年，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在百分之三点五。有人在说，三年以来，印度的经济增长“转”到了每年增长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经济的活力尤其有利于大企业，其中有些已经变成重要的跨国公司，比如Tata, Mahindra, Reliance, Infosys, Wipro等等公司。这些公司在国内市场上已经甩不开手脚，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巨人，可以购置外国的资产了。2005年，印度的企业投资一百三十亿美元，以在全世界立足。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第三产业，以及特别是信息服务业。几年以来，信息服务业每年增长率都在百分之三十。现在，印度已经位于世界软件市场的前列，与美国并列。印度的生物技术也越来越强，使印度跻身于非专利药品生产大国的行列。虽然象Ranbaxy 和 Dr. Reddy一类的大企业由于具有出色的适应能力——我们姑且不说是很强的剽窃能力——而在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把别人研制的化学配方据为己用，但是印度的大企业正在研究和开发方面做出真正的努力。所在新德里现在才主张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之下严格遵守知识产权，而且终于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了。

在服务领域取得的成功正在使印度成为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民族。第三产业在印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五，而工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第一产业占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印度有廉价的劳动力，在制造领域对跨国公司有着越来越大的吸引力，所以目前的行业结构正在重新平衡。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观念只关系到有技术的印度人，其待遇明显低于外国的同事。原来印度只希望成为世界的试验室，而中国只是世界的生产工厂。但是今天，新德里在制造领域开发了具有竞争力的优势，这一优势在将来会得到巩固。印度的人口与中国人口不同，中国人口几年之后将开始减少，而印度的人口一直到2040年之前将继续增长，印度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将使工资水平降低。因此印度到时候也会变成全球的加工厂……

人口的活力和散居国外的人口

人口多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强国。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长往往意味着南方国家群众性贫困，印度也不例外，因为印度的三亿五千万人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一美元；另一方面，膨胀的人口是一种优势，不仅仅由于我们上边提到的原因，也由于对于印度的情况来说，谁也不能无视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也就是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六——，尤其是印度中产阶级所代表的巨大市场。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向国会施加压力，已经使这种解释得到了批准。美国的大企业要求国会支持乔治·布什和辛格去年三月份在民用核领域缔结的“买卖”。印度人非常看重这个协议，所以美国人特别不愿意对这一协议提出置疑，从而失掉这个明天的经济大国。

印度作为强国的其它人口因素：散居国外的印度人。的确，一部分精英以及年轻学生出国被认为是真正的“人才流失”。不过，出国的人向留在国内的家人寄回来大笔的钱（去年，从国外寄回来的钱高达二百三十亿美元，这笔钱就这样注入了印度的经济），而且这些人对于某些外国民族来说，是一些真正的压力集团。比如，在美国工作的两百万印度人形成了一个颇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压力集团。这些人的确在生活中非常成功，因为他们的人均收水平在亚洲人当中是最高的，根据2000年的统计，他们的年收入达六万八千美元，而平均收入只有三万美元。

民主，联邦制和讲究实际的鉴别：政治稳定的关键

印度今天在政治上极大的稳定性从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活力。这种稳定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持久性上。十五年以来，不管掌权的是哪个党派，印度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战略军事选择上所遵循的，都是同一条路线。另外，国家的稳定也有助于民主和联邦制的不断深化。如果说印度自从1947年以来从政治制度和国家边界上都没有发生变化，那是因为政治生活的这两个支柱从不同的方面化解了动乱和离心的力量。

印度的民主渐渐通过选举的程序，整合了政治角逐当中的所有因素。印度的共产党在

独立之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但后来很快便接受了1950年的宪法建立的制度，因为革命战士1951年在特兰加纳（Télengana），也就是今天的安德拉·普拉戴施（Andhra Pradesh）受到镇压，但也因为共产党1957年在凯哈拉的选举当中获胜，这是共产党在全世界获得的第一次选举胜利。同样，印度那些想采用暴力的不可侵犯的人大部分也都仿效政治领袖昂贝卡（B. R. Ambedkar），走上了选举的道路。他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领导的政党“多数社会党”（Bahujan Samaj Party, BSP）是“不可侵犯的人”的主要政党，为人们指出了道路。十年以来，多数社会党成了印度国家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只有纳克萨运动中的毛派分子不喜欢民主规则，仍然偏爱起义的战略。虽然这一党派在贫穷的地区，从奥里萨邦（Orissa）到比哈尔邦（Bihar），包括恰尔康得邦（Jharkhand）和恰蒂斯加尔邦（Chhattisgarh），如果政府能够意识到危险，能够象所说的那样帮助穷人，那么这个党派并不会造成多大的威胁。

最近几十年来，和选举制度一样，联邦制也是一种很具有整合作用手段。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从南方的塔木尔人到旁遮普的锡克人，印度有很多种族群体都要求独立。今天，只有克什米尔邦以及程度相对弱一些的阿萨姆邦仍然受到真正独立分子的影响。因为新德里发展了一种真正的联邦制度，解除了分裂分子的威胁。从1950年代开始，加入联邦的各邦的版图进行过重新的分割，以便按照各邦的希望，使邦与邦之间的边界与语言区划相吻合。后来又建立了其它的邦，以满足很多种族群体的个别性要求。最后，曾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新德里集中专权本能（这在甘地治下尤其明显）威胁的各邦的自主性，后来随着一些大的政党的衰落，首先是国大党（从1984年的百分之四十八，降到了2004年的百分之二十七），地方的自主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的确，大党的衰退自然而然地会使地方的一些党派势力更大，而要想形成组阁同盟，这些地区性党派的支持就是必不可少的。

印度的政治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政治的基础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司法在印度拥有真正的独立性。最高法院的法官根据地方法院的提名任命，而且其职务是不可撤消的——除非采用极其复杂的弹劾程序——，他们对官员是不留情面的。在1990年代，印度经历了一场真正的反腐败运动，使很多政治家受到指控。从1995年到1996年，有六七名部长被迫辞职。一般来说，法律事务在印度有着真正的影响力。这是从英国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具体表现在社会上有大量的律，但是司法审判的程序还是十分的缓慢。

最后，由于采用了积极的讲究实际的鉴别政策，民主也使很多社会群体纳入了公共的空间。这也是殖民遗产的影响，因为英国人首先在教育体制、公共职务和选举的议会当中接受了“不可侵犯的人”。然而，这一机制还是在独立之后才成了系统化的东西，比例份额与“不可侵犯的人”人口比例相对应，而人口的统计仍然每十年进行一次。从1990年开始，在“不可侵犯的人”之上的种姓也在中央政府任职人员当中占有百分之二十七的比例（也包括公共的生产领域）。今天，低等种姓要求政府在同一方向上再向前迈出一步，在大学和精神学院也能够给予他们相同的比例份额。辛格总理办公室为此在2006年夏季组织通过了一项法案。很可能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是最高法院批准这项法案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因此，国家在努力提高一些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如果无视这些人，那么他们有可能会转而反对“社会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选择的战略，目的在于化解有可能会使印度这列火车出轨的紧张局势。虽然这种减轻负担的作法目的在于保持航向，但时间久了会具体表现为精英阶层的大量更新，低等种姓会真正掌握权力，在某些联邦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当低等种姓要求在印度被视为世外桃源的私有企业得到同样比例的份额时，这种做法有可能达到极限。不过，以和平的方式跨过这一阶段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工业界的很多领袖已

经在为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做准备了。在这方面达达公司（TATA）准备再一次为人们做出榜样，正在建立学校，培养那些将来终有一天不得不雇用的“不可侵犯的人”。

印度“软势力”中心的民主与文化

自从约瑟夫·纳依在国际关系的词汇当中引入了“软势力”和“硬势力”之间的区别之后，任何国家都不能仅用军队和经济的影响力来衡量其势力了。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也是一个国家势力大小的因素。在政治领域，由于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法制国家，所以对于印度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印度也以此为王牌，更何况欧洲联盟认为民主和法制是承认一个国家的标准，也是欧洲联盟要推行的价值标准，而且华盛顿把对话国的制度作为决定其态度的准则。在新保守主义者的话语当中，而且从更加普遍的意义上说，在布什政府的话语当中，这种说法无所不在。只要一有机会，印度便会不失时机地打这一张牌。印度正是这样，以其民主国家的身份，在核问题上要求受到特殊待遇的……而且西方人也认为印度是对的：如果说这个国家受到了特惠的待遇，尤其是在核技术的转让方面，而伊朗则相反，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抵制，那是因为印度是民主国家，而伊朗不是。印度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称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称号没有给印度带来任何好处，现在印度却从中得到了切实的政治上的好处。

至于印度的文化影响，部分是因为电影产业对印度文化对外影响的支撑作用。的确，印度的电影产业生产的电影数量堪称世界第一，而且不仅仅供本地观众观看，也向外国市场出口，尤其是接受大量印度移民的国家，印度的电影还无法与美国大的电影公司所制造的模式（也就是所谓的patterns）竞争，但出口的数量比欧洲很多国家的第七艺术出口量更多，尤其是向亚洲其它地方和中东地区的出口。

印度的英语文学没有这种大众化的运气，但也并不是只呆在象牙塔里。印度的英语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对西方读者的魅力长盛不衰。曾获得1981年布克奖的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获得1997年布克奖的阿兰达蒂·鲁瓦（Arundathi Roy）——他的《小人物的上帝》（*Dieu des petits riens*）卖出了两百多万份——罗英顿·米斯特里（Rohinton Mistry），维克拉姆·塞特（Vikram Seth），获得法国过梅弟奇外国作品奖的阿米塔夫·哥什（Amitav Ghosh），200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奈保尔（Naipaul）等等作家得奖无数，与英语国家的出版商签订了无数合同，而且这些国家的出版商在出版每一本书的时候，都获得了很好的收益。还不算译成外语出版的多种版本。然而，这些作者不一定是生活在印度的，他们怀着激情描写他们的故乡，并由此而让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也熟悉了印度：让一个社会及其文化进入别人的思想，这已经相当于对这些人行使一种权力。

最后，印度的文明也经过其它的传统艺术而得到弘扬，比如音乐，歌曲，等等，各种专题节日和巡回演出所受到的欢迎就说明了这一点。

用强国的势力干什么？

如果说今天的印度拥有强国的所有主要属性，但印度到底想用这种强国的地位干什么，我们从官方的话语当中还不得而知。

被盗用的甘地和尼赫鲁的遗产

从前，印度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印度自称是第三世界国家，主张不结盟，不赞成苏联模式的冲突，也在甘地的思想启发之下，以第三条道路的名义，不赞成资本主义。印度主张新兴国家的团结互助，主张殖民地人民的解放，主张非暴力，也包括亚洲的非核化。

从1947年到1964年尼赫鲁主持政府工作的十七年当中，他的立场体现的是理想主义，甚至是乌托邦的思想。在这个时期，印度的总理主持印度的外交事务。尼赫鲁把外交纳入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当中，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是与一种发自内心的普遍主义分不开的。他的这种莫大的优点来自于他在欧洲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也来自于他的精神之父甘地。1946年，在印度还没有取得独立的时候，他就说：“甘地是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也觉得自己不仅为印度，也为世界带来了信息，而且他热切地希望世界和平。因此，他的民族主义有着普遍的意义，而且没有任何侵犯人的意愿。在希望印度独立的同时，他也想到，独立国家的世界联盟，是唯一正义的目的，不管达到这一目的是多么遥远。”一旦掌权之后，尼赫鲁便把甘地的这种方法付诸实施，并从印度摆脱英国统治当中找到了理由。1955年，他对蒂博·门德（**Tibor Mende**）推心置腹地说，在反殖民的运动中，印度人“并不是在军事上进行斗争的——我们没有这个本事——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展开斗争。由于某些原因，我们成功了。因此，我们倾向于不那么重视军事的方法，而是更加关注和平的方法……”所以尼赫鲁才发出呼吁：“裁军应该是双边的，或者多边的……大家都应当裁军。”

这些话反映的世界观和原则与1990年以来历届印度政府的实用政治（**realpolitik**）截然不同。印度1990年以来的政府远离了多边论，与美国走得越来越近。现在的印度总理辛格是个非常稳重的人。可是当美国总统布什再一次当选之后，辛格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当共产党的盟友责备他不该这样做时，他以明确的方式为这种亲美国的“实用政治”辩解说：“我们要面对现实。国际关系是由国家的势力决定的，势力与势力并不一样。我们是摆脱不了现实的。应当利用国际环境，更好地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与美国接近是必须的。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当中具有一流的作用。我们不能无视这一点。”

与美国为友并与多边论告别？

新德里越来越与华盛顿看齐的迹象不胜枚举。两个国家共同举行的军事演习越来越多。布什政府和辛格政府2005年签订了一个所谓“开放领空”的协定，以便增加两国之间的空中联系。不久之前，印度急急忙忙参加了美国在2004年12月26日的海啸之后发起的捐赠联盟——表明印度已经不在重视多边的行动，而是更愿意追随美国。2005年6月，印度和美国两国建立了军事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

从印度的观点来看，印度与美国的接近可以有几种说法。首先，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方面，印度的战略看法与美国的不谋而合。自从9.11以来，很多印度人都认为美国所处的局势与印度相仿：对于新德里来说，美国人也是同一个伊斯兰教网络的受害者，这一网络的根源在巴基斯坦。除了这个方面之外，印度还很看重美国提出的合作。在农业领域，美国人承诺帮助印度完成“第二代绿色革命”。而且美国人还说愿意向印度提供处理煤的必要技术，以使煤发挥更大的作用，造成的污染更小。最后，美国人尤其可以发展印度在使用核能方面的能力。在去年三月份访问印度时，乔治·布什的确说愿意批准敏感技术的转让，条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AIEA**）从现在起到2014年能够进入印度百分之六十五的核设施，以便核查印度会不会把核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印度二十二座核反应堆当中的八座只能受新德里当局的控制，印

度完全可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此，到目前为止，印度只做出了很小的让步，根本没有伤及军事和战略上的国家主权。而美国人则很高兴地看到印度势力不断上升，因为美国把印度看成是对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平衡力量。

但是印度与美国的接近，除了相互的利益之外，还是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两个国家之间有着很强的亲合力，甚至在思想上有着真正的一致性。当然，欧洲人认为，“印度与欧洲联盟有着基于多边主义的共同世界观”，但是实际上，在新德里关于多边主义和多极世界的必要性的话语当中，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当然，尼赫鲁的国家继承了在不结盟运动内部承诺的具有反帝国主义意义的话语，而且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指美国的霸权。这一遗产与欧洲旨在推进国际标准体系的多边主义打算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也与法国多极世界的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印度的领导人表现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甚至从1990年代以来，表现为“实际政治”的倾向。新德里认为，美国是一个绕不开的领袖，而欧洲联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行为者，主要是因为欧洲联盟没有一种可信赖的打击力量。对军事和战略力量的极端看重是印度不重视欧洲联盟的一个主要因素。

至于联合国，当然，如果联合国能把印度接受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那么印度肯定会更加关注这个国际组织。印度对国际法——和道德——的偏见也是印度不满的根源。印度“智囊团”（think tanks）的战略家们认为，变成“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给国家带来的好处，远不及1998年的核试验多。这种新的倾向是很合乎逻辑的：当印度主张通过裁军获得和平的价值观，或者为达赖喇嘛这样的人进行辩护时，西方听了他的话吗？

印度是在报复，还是印度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印度的变化从根本上的原因，是印度的民族主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甘地和尼赫鲁所先后代表的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为一种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所取代。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推动力，是不安全感和怨恨的情绪。从1960年代开始，在经过了1962年的侵略行动之后，在遭受了巴基斯坦1965年的打击之后，最后，经过1971年与巴基斯坦的战争之后，印度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所受的威胁。除了这种地缘战略上的威胁之外，还有从1970年代开始，当中国和亚洲一被被称为“虎”或者“龙”的国家在经济上取得腾飞时，印度却仍在原地踏步，用为人所熟知，大人对小孩子说话的口吻所说的话就是，“Hindu growth rate”（印度的增长率）也就是百分之三、四。从那以后，新德里的担忧有增无减。在1980年到1990年代，这种心理状态为带有印度教色彩的民族主义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这一思想又抚慰了大多数印度人（印度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信奉印度教）的心灵，从人种和宗教的角度上再一次表明印度的优势。1990年代自我尊重的复归——主要是文化上的——在带有印度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迷信口号中明确地表现了出来：“自豪地说出来吧，我们是印度人！”（Garv se kaho, ham Hindu hein!）。这一运动的主要党派印度人民党（BJP）在1990年代初喊出了这一口号，在十年的时间里对穆斯林施加了无数次的暴力，以在选举中产生偏激，并最终于1998年取得权力。今天，国会再一次关注经济，于2004年又复归一种平静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不带有强调人种和宗教的色彩，而是反映了相同的报复的情绪。印度希望站在舞台的前面，好象强国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在世界治理当中让人们听到印度的声音

印度历史上是一个提出了很多伦理的国家，所以它喜欢在国际关系当中成为主张现实主义方法的先驱。印度会不会因此而失去自己的灵魂呢？有人向印度的决策者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喜欢用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回答：当印度人忠实于甘地（和尼赫鲁的原则），主张和平主义的时候，西方人听过他们的话吗？正如我们前边已经说过的那样，印度人的这一反驳是完全有根据的，当印度人只是说出自己的善意的感情时，没有人认真地对待印度人。印度不得不进行1998年的核实验，才最后改变了这个世界上的大国对印度的看法。

但是，一开始的问题仍然存在，甚至由另一个问题补充完整：印度可以为我们的星球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回答是双重的。首先，现今在印度外交当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政治”只不过是领导人当中少数人的事——当然是很活跃的少数人。由政党，非政府组织，工会等等组成的政治社会在印度的生命力极强，而这个政治社会常常是忠实于尼赫鲁的遗产的，而且对这种追随着美国人成为强国的后果感到担忧。

其次是，而且尤其是，新德里可以利用强国的地位达到从多边主义的价值观来看的积极目的。有人已经说过，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已经证明了它对法制的关注。很久以来，印度便在组织自由的选举。印度的这一专长可以用来为或大或小的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的行动服务，这是现在时兴的说法。从现在开始，印度已经从很广泛的程度上参与在阿富汗建设民主国家，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建立起针对巴基斯坦的同盟，所以积极性就更大。印度不仅投资建设了阿富汗新的议会大楼，也于2004年到2005年期间在新德里的“议会研究和培训局”（*Bureau of Parliamentary Studies and Training*）为阿富汗培训了三十五名议会的官员（尤其是在如何制定法律的方法上）。在2003年举行大支尔格制宪会议的时候，印度还提供了六十五台电子投票机和五万支墨水颜色不可擦的划线笔，供在已经投过票的人手上划一个标记，以避免重复投票。新德里的印度法律研究所（*Indian Law Institute*）2003年2月到5月培训了阿富汗的十八名法官和检察官。最后，2002年6月到9月，二百五十名阿富汗的警察在印度接受训练。所有这些努力都表明印度在国家建设和学习民主当中具有真正的经验，虽然印度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半遮半掩的，这不仅仅是新德里的原因，也因为负责重建阿富汗的那些国家不希望让印度过多地插手阿富汗的事，以免使巴基斯坦感到不安。

印度在选举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在很多其它的形势之下被别国所借用，尤其是印度选举委员会的组织技巧。印度的选举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有六十多年组织各类选举的经验。印度政府试图更进一步，在外交部的网站上提出了一个“促进民主和发展的全球民主倡导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mocracy Initiative to promote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的草案。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在外交部网站的这个栏目当中，阿富汗是当作“典型”来介绍的。但是，印度是不是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想在尼泊尔的民主建设当中做出贡献呢？将来，印度会不会通过联合国的机制来实现自己的努力，还是更欢喜双边的途径呢？阿富汗的经验表明，新德里很可能会使两种选择都成为可能。但无论如何，印度现在必须开始思考这些极其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领域制定出一种理论，的确可以帮助印度搞清楚，在发生尼泊尔那样的危机时，到底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尼泊尔自从西部被反对君主政体的毛派分子们控制之后，整个尼泊尔都处在危机当中。

辛格总理办公室在尼泊尔革命问题上的优柔寡断，表明印度需要思考如何利它的大国地位以及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直到最后时刻，印度才建议贾南德拉国王舍车保帅，先保住王位，哪怕采取荣誉王位的形式。因此，印度政府在尼泊尔王国正在被彻底清除的时候，支持了贾南德拉于2006年4月21日提出的挽救君主政体的最终计划。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彻底追随了美国，美国认为，没有必要在尼泊尔召集制宪会议，只要国王好好利用1990年制定的宪法就

行。1990年的宪法建立了尼泊尔的君主立宪制，使国王保持了很大的权力，尤其是对军队的领导权。当新德里和华盛顿发现，如果召开制宪会议，事实上会把毛派分子纳入民主的进程，所以便来了个急转弯，反对制宪会议。印度好象与美国一样，尤其关注这一事件。而且印度没有任何与其它向尼泊尔提供援助的国家进行商议的愿望，而这些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比如印度宣布了单方面的金融援助措施，而其它重要的国家本来是打算针对形势组成一个援助实体的。

在采取任何国家建设的行动之前，印度也有可能应邀有效地参加维持和平的行动。过去，印度在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中已经有过出色的表现。印度的军人在蓝盔部队为数很多，而且印度的军官也在一些困难的地方表现出色，比如在前南斯拉夫。2004年，印度与欧洲联盟签署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其中规定在预防冲突、反对恐怖主义、不扩散核武器、民主和人权领域进行国际合作。2005年，印度又与美国签订了战略军事协议，两国根据协议在外部的维持和平行动中采取共同的行动。如果说印度与欧洲联盟的协议强调在有关行动当中的多边特点的话，那么印度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在印度的反对派看来，是美国利用新德里的打击力量，在地区充当警察的角色。

印度不大可能被人这样利用。但是，把印度再拉回多边主义的阵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印度的思考还只是刚刚开始。这一思考当中充满了对“印度和平维护军”（*Indian Peace Keeping Force*）的回忆，那是一支甘地政府于1987年派往斯里兰卡，在泰米尔猛虎组织（LTTE）和锡兰军队之间进行调停，以帮助解决冲突的。这支和平维护军在三年之后不得不匆匆撤出，因为甘地被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一位女战士为了报复而暗杀。在这一悲惨事件发生十五年之后，印度仍然不愿意再一次在斯里兰卡或者近邻国家干预，甚至稍远些的国家也不愿意。对与欧洲联盟和美国签订的协议所可能造成的牵涉的思考也还是十分必要的。

这两个协议可以使我们理解的是，新德里在一种倾向于多边主义的方法和另一种倾向于单边主义的方法之间摇摆不定。当美国要求印度参与对伊拉克的行动时，印度考虑了很久才做出答复，这是印度态度犹豫的第一次表露。印度最终表示不参加美国的行动，而这时显而易见的是，伊拉克战争会是一场漫长的伤亡惨重的战争。

要想说服印度人相信，利用印度新的大国地位的最好方式就是致力于多边行动，欧洲人必须表现出极大的胆识。参与让印度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宣传活动可以成为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尤其是如果这一活动能够成功的话。如果不能使印度参与对世界的最高水平的治理，那么印度很有可能继续走在强国之路上，却并不认为有必要让自己的这一强国地位——用甘地所说过的话，也是唯一有效的说法——来为人类服务，为和平服务。

克里斯托夫·贾弗莱洛

克里斯托夫·贾弗莱洛是法国国际研究中心（CERI-Sciences Po/CNRS）的主任。他发表过或者主编过很多作品，其中包括《当代印度，从1950年至今》（*L'Inde contemporaine. De 1950 à nos jours*, Fayard/CERI, 2006）。

Revue des revues, sélection de juillet 2007

Christophe JAFFRELOT : « Inde : la puissance, pour quoi faire ? »
article publié initialement dans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automne 2006.

Traducteurs :

Anglais : Padma Natarajan

Arabe : Selmane Ayache

Chinois : Yan Suwei

Espagnol : Eréndira Reyes

Russe : Ekaterina Belavina

Droits :

© Christophe Jaffrelot pour la version française

© Padma Natarajan/CEDUST de New Delhi

© Selmane Ayache/Bureau du Livre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Algérie pour la version arabe

© Yan Suwei/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Pékin pour la version chinoise

© Eréndira Reyes/Institut français d'Amérique latine pour la version espagnole

© Ekaterina Belavina /Centre culturel français de Moscou pour la version russe